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晉書卷四十八

詳校官內閣侍讀王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晉書卷四千七十七

史部

晉書卷四十八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十八

向雄

向雄字茂伯河內山陽人也父韶彭城太守雄初仕郡爲主簿事太守王經及經之死也雄哭之盡哀市人咸爲之悲後太守劉毅嘗以非罪笞雄及吳奮代毅爲太

守又以少譴繫雄於獄司隸鍾會於獄中辟雄爲都官從事會死無人殯斂雄迎喪而葬之文帝召雄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王經於東市我不問也今鍾會躬爲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者先王掩骼埋胷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葬之哉今王誅旣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於時殿下讎枯骨而捐之中野爲將來仁賢之資不亦惜乎帝甚

悅與談宴而遣之累遷黃門侍郎時吳奮劉毅俱爲侍
中同在門下雄初不交言武帝聞之勅雄令復君臣之
好雄不得已乃詣毅再拜曰向被詔命君臣義絕如何
於是即去帝聞而大怒問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
以故絕雄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進人
若加諸膝退人若墜諸川劉河內於臣不爲戎首亦已
幸甚安復爲君臣之好帝從之泰始中累遷秦州刺史
假赤幢曲蓋鼓吹賜錢二十萬咸寧初入爲御史中丞

遷侍中又出爲征虜將軍太康初爲河南尹賜爵關內侯齊王攸將歸藩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名望者少齊王臥在京邑所益實深不可不思帝不納雄固諫忤旨起而徑出遂以憤卒弟匡惠帝世爲護軍將軍

段灼

段灼字休然敦煌人也世爲西土著姓果直有才辯少仕州郡稍遷鄧艾鎮西司馬從艾破蜀有功封關內侯累遷議郎武帝即位灼上疏追理艾曰故征西將軍鄧

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三族之誅
臣竊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以艾性剛急矜功伐善而
不能協同朋類輕犯雅俗失君子之心故莫肯理之臣
敢昧死言艾所以不反之狀艾本屯田掌犧入宣皇帝
拔之於農吏之中顯之於宰府之職處內外之官據文
武之任所在輒有名績固足以明宣皇帝之知人矣會
值洮西之役官兵失利刺史王經困於圍城之中當爾
之時二州危懼隴右惶惶幾非國家之有也先帝以爲

深憂重慮思惟可以安邊殺敵莫賢於艾故授之以兵
馬解狄道之圍圍解留屯上邽承官軍大敗之後士卒
破膽將吏無氣倉庫空虛器械殲盡艾欲積穀彊兵以
待有事是歲少雨又爲區種之法手執耒耜率先將士
所統萬數而身不離僕虜之勞親執士卒之役故落門
段谷之戰能以少擊多摧破彊賊斬首萬計遂委艾以
廟勝成圖指授長策艾受命忘身龍驤麟振前無堅敵
蜀地阻險山高谷深而艾步乘不滿二萬束馬懸車自

投死地勇氣凌雲將士乘勢故能使劉禪震怖君臣而
縛軍不踰時而已蜀蕩定此艾固足以彰先帝之善任
矣艾功名已成亦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復
何所求哉艾以禪初降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
雖違常科有合古義原心定罪事可詳論故鎮西將軍
鍾會有吞天下之心恐艾威名知必不同因其疑似構
成其事艾被詔書即遣彊兵束身就縛不敢顧望誠自
知奉見先帝必無當死之理也會受誅之後艾參佐官

屬部曲將吏愚憲相聚自共追艾破壞檻車解其囚執
艾在困地是以狼狽失據夫反非小事若懷惡心既當
謀及豪傑然後乃能興動大眾不聞艾有腹心一人臨
死口無惡言獨受腹背之誅豈不哀哉故見之者垂涕
聞之者歎息此賈誼所以慷慨於漢文天下之事可爲
痛哭者良有以也陛下龍興闢弘大度受誅之家不拘
叙用聽艾立後祭祀不絕昔秦人憐白起之無罪吳人
傷子胥之冤酷皆爲之立祠天下之人爲艾悼心痛恨

亦由是也謂可聽艾門生故吏收艾尸柩歸葬舊墓還
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繼封其後使艾閭棺定謚死無所
恨赦冤魂於黃泉收信義於後世則天下徇名之士思
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爲陛下死矣帝省表甚嘉其意
灼後復陳時宜曰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圜圍而攻之有不克者此天時不
如地利城非不高池非不深穀非不多兵非不利委而
去之此地利不如人和然古之王者非不先推恩德結

固人心人心苟和雖三里之城五里之郭不可攻也人
心不和雖金城湯池不能守也臣推此以廣其義舜彈
五弦之琴詠南風之詩而天下自由堯人可比屋而
封也曩者多難姦雄屢起攬亂衆心刀鋸相乘流死之
孤哀聲未絕故臣以爲陛下當深思遠念杜漸防萌彈
琴詠詩垂拱而已其要莫若推恩以協和黎庶故推恩
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是故唐堯以親睦
九族爲先周文以刑于寡妻爲急明王聖主莫不先親

後疏自近及遠臣以爲太宰司徒衛將軍三王宜留洛
中鎮守其餘諸王自州征足任者年十五以上悉遣之
國爲選中郎傳相才兼文武以輔佐之聽於其國繕修
兵馬廣布恩信必撫下猶子愛國如家君臣分定百世
不遷連城開地爲晉魯衛所謂盤石之宗天下服其彊
矣雖云割地譬猶囊漏貯中亦一家之有耳若慮後世
彊大自可豫爲制度使得推恩以分子弟如此則枝分
葉布稍自削小漸使轉至萬國亦後世之利非所患也

昔在漢世諸呂自疑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諸侯九國之彊故不敢動搖於今之宜諸侯彊大是爲太山之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魏法禁錮諸王親戚隔絕不祥莫大焉間者無故又瓜分天下立五等諸侯上不象賢下不議功而是非雜操例受茅土似權時之宜非經久之制將遂不改此亦煩擾之人漸亂之階也夫國之興也由於九族親睦黎庶協和其衰在於骨肉疏絕百姓離心故夏邦不安伊尹歸殷殷邦不和呂氏入周殷

蓋在於夏后去事之誠誠來事之鑒也又陳曰昔伐蜀募取涼州兵馬羌胡健兒許以重報五千餘人隨艾討賊功皆第一而乙亥詔書州郡將督不與中外軍同雖在上功無應封者唯金城太守楊欣所領兵以逼江由之勢得封者三十人自金城以西非在欣部無一人封者苟在中軍之例雖下功必俟如在州郡雖功高不封非所謂近不重施遠不遺恩之謂也臣聞魚懸由於井餌勇夫死於重報故荆軻慕燕丹之義專諸感闔閭之

愛已首振於秦庭吳刀耀於魚腹視死如歸豈不有由也哉夫功名重賞士之所競不平致怨由來久矣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臣以爲此等宜蒙爵封灼前後陳事輒見省覽然身微宦孤不見進序乃取長假還鄉里臨去遣息上表曰臣受恩三世剖符守境試用無績沉伏數年犬馬之力無所復堪陛下弘廣納之聽採狂夫之言原臣侵官之罪不問干忤之愆天地恩厚於臣足矣臣聞忠臣之於其君猶孝子之

於其親進則有欣然之慶非貪官也退則有戚然之憂
非懷祿也其意在於不忘光君榮親情所不能已已者
也臣伏自悼私懷至恨生長荒裔而久在外任自還抱
疾未嘗覲見陛下竟不知臣何人此臣之恨一也遭運
會之世值有事之時而不能垂功名於竹帛此臣之恨
二也逮事聖明之君而厄悴羸劣陳力又不能當歸死
於地下此臣之恨三也哀二親早亡隕兄弟竝凋喪孝
敬無復施於家門此臣之恨四也夏之日忽以過冬之

夜尋復來人生百歲尚以爲不足而臣中年嬰災此臣之恨五也慙日月之所養愧昊蒼而無報此臣之所以懷五恨而歎息臨歸路而自悼者也語有之曰華言虛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臣欲言天下太平而靈龜神狐未見仙芝蓬蓽未生麒麟未游乎靈禽之囿鳳皇未儀於太極之庭此臣之所以不敢華言而爲佞者也昔漢高祖初定天下于時成卒婁敬上書諫曰陛下取天下不與成周同而欲比隆成周臣竊以爲不侔

於是漢祖感悟深納其言賜姓爲劉氏又顧謂陸賈曰
爲我著秦所以亡而吾所以得之者賈乃作新語之書
述叙前世成敗以爲勸戒又曰肯建一言之計非親子
弟莫可使王齊者而受千金之賜故世稱漢祖之寬明
博納所以能成帝業也今之言世者皆曰堯舜復興天
下已太平矣臣獨以爲未亦竊有所勸焉且百王垂制
聖賢吐言來事之明鑒也孟子曰堯不能以天下與舜
則舜之有天下也天與之也昔舜爲相堯崩三年之喪

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天下諸侯朝覲者獄訟者不之
堯之子而之舜舜曰天也乃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若居
堯之宮逼堯之子非天所與者也曩昔西有不臣之蜀
東有僭號之吳三主鼎足並稱天子魏文帝率萬乘之
衆受禪於靡陂而自以德同唐虞以爲漢獻即是古之
堯自謂即是今之舜乃謂孟軻孫卿不通禪代之變遂
作禪代之文刻石垂戒班示天下傳之後世亦安能使
將來君子皆曉然心服其義乎然魏文徒希慕堯舜之

名推新集之魏欲以同於唐虞之盛忽骨肉之恩忘藩
屏之固竟不能使四海賓服混一皇化而于時羣臣莫
有諫者不其過矣哉孫卿曰堯舜禪讓是不然矣天下
者至重也非至彊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辯莫之能分
至衆也非至明莫之能見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
由此言之孫卿孟軻亦各有所不取焉陛下受禪從東
府入西宮兵刃耀天旌旗翳日雖應天順人同符唐虞
然法度損益則亦不異於昔魏文矣故宜資三至以彊

制之而今諸王有立國之名而無襟帶之實又蜀地有
自然之險是歷世姦雄之所鬭鬪逃之所聚也而無
親戚子弟之守此豈深思遠慮杜漸防萌者乎昔漢文
帝據已成之業六合同風天下一家而賈誼上疏陳當
時之勢猶以爲譬如抱火厝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
未及然因謂之安此言誠存不忘亡安不忘亂者也然
臣之悽悽亦竊願居安思危無曰高高在上常念臨深
之義不忘履冰之戒盡除魏世之弊法綏以新政之大

化使萬邦欣欣喜戴洪惠昆蟲草木咸蒙恩澤朝廷詠
康哉之歌山叢無伐檀之人此固天下所視望者也陛下
自初踐阼發無諱之詔置箴諫之官赫然寵異謗讟
之臣以明好直言之信恐陳事者知直言之不用皆杜
口結舌祥瑞亦曷由來哉臣無陸生之才不在顧問之
地蓋聞主聖臣直義在於有犯無隱臣不惟疏遠未信
而言敢歷論前代隆名之君及亡敗之主廢興所由又
博陳舉賢之路廣開養老之制崇必信之道又張設議

者之難凡五事以聞臣之所言皆直陳古今已行故事
非新聲異端也辭義實淺不足採納然臣私心誠謂有
可發起覺悟遺忘願陛下察臣愚忠愍臣狂直無使天
下以言者爲戒疾痛增篤退念桑梓之詩惟孤死之義
輒取長休歸近墳墓顧瞻宮闈繫情皇極不勝丹款遣
息穎表言其一曰臣聞善有章也著在經典惡有罰也
戒在刑書上自遠古下洎秦漢其明王霸主及亡國閭
君故可得而稱至於忠蹇賢相及佞諂姦臣亦可得而

言故朝有譖讐盡規之臣無不昌也任用阿諛唯唯之士無不亡也是有國者皆欲求忠以自輔舉賢以自佐而亡國破家者相繼皆由任失其人所謂賢者不賢忠者不忠也臣謹言前任賢所由興任不肖所以亡者堯之末年四凶在朝而不去八元在家而不舉然致天平地寧四門穆穆其功固在重華之爲相夏癸放於鳴條商辛梟於牧野此俱萬乘之主而國滅身擒由不能屬任賢相用婦人之言荒淫無道肆志沉宴作靡靡之樂

長夜之飲於是登糟丘臨酒池觀牛飲望肉林龍逢忠
而被害比干諫而剖心天下之所以歸惡者也太甲暴
虐顛覆湯之典制於是伊尹放之桐宮而能改悔反善
三年而後歸于亳旣已放而復還殷道微而復興諸侯竝
咸服號稱太宗實賴阿衡之盡忠也周室既衰諸侯竝
爭天王微弱政遂陵遲齊桓公淫亂之主耳然所以能
九合一匡之功有尊周之名誠管夷吾之力及其死也
蟲流出門豈非任豎紹之過乎且一桓公之身得管仲

其功如彼用豎貂其亂如此夫榮辱存亡實在所任可
不審哉秦本伯翳之後微微小邑至秦仲始大有車馬
禮樂侍御之好焉自穆公至於始皇皆能留心待賢遠
求異士招由余於西戎致五羖於宛市取丕豹於晉卿
迎蹇叔於宗里由是四方雄俊繼踵而至故能世爲彊
國吞滅諸侯奄有天下兼稱皇帝由謀臣之助也道化
未淳崩於沙丘胡亥乘虐用詐自悞不能弘濟統緒克
成堂構而乃殘賊仁義毒流黔首故陳勝吳廣奮臂大

呼而天下響應於是趙高逆亂閹樂丞指二世窮迫自
戮望夷子嬰雖立去帝爲王孤危無輔四旬而亡此由
邪臣擅命指鹿爲馬所以速秦之禍也秦失其鹿豪桀
競逐項羽既得而失之其咎在烹韓生而范增之謀不
用假令羽既距項伯之邪說斬沛公於鴻門都咸陽以
號令諸侯則天下無敵矣而羽距韓生之忠諫背范增
之深計自謂霸王之業已定都彭城還故鄉爲晝被文
繡此蓋世俗兒女之情耳而羽榮之是故五載爲漢所

擒至死尚不知覺悟乃曰天亡我非戰之罪甚痛矣哉
且夫士之歸仁猶水之歸下禽之走曠野故曰爲川驅
魚者獮也爲藪驅雀者鷁也爲湯武驅人者桀紂也漢
高祖起於布衣提三尺之刃而取天下用六國之資無
唐虞之禪豈徒賴良平之奇謀盡英雄之智力而已乎
亦由項氏爲驅人也子孫承基二百餘年逮成帝委政
舅家使權勢外移安昌侯張禹者漢之三公成帝保傅
也帝親幸其家拜禹牀下深問天災人事禹當惟大臣

之節爲社稷深慮忠言嘉謀陳其災患則王氏不得專
權寵王莽無緣乘勢位遂託雲龍而登天衢令漢祚中
絕也禹佞諂不忠挾懷私計徒低仰於王侯之間苟取
容媚而已是以朱雲抗節求尚方斬馬劒欲以斬禹以
戒其餘可謂忠矣而成帝尚復不寤乃以爲居下訟上
廷辱保傅罪死無赦詔御史將雲下欲急烹之雲攀殿
折檻幸賴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以死爭之若不然
則雲已摧碎矣後雖釋檻不修欲以彰明直臣誠足以

爲後世之戒何益於漢室所由亡也哉然世之論者以
爲亂臣賊子無道之甚者莫過於莽此亦猶紂之不善
不如是之甚也傳稱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
宗族稱孝朋友歸仁及其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動
見稱述然于時人士詣闕上書薦莽者不可稱紀内外
羣臣莫不歸莽功德遭遇漢室中微國嗣三絕而太后
壽考爲之宗主故莽得遂策命孺子而奪其位也昔湯
武之興亦逆取而順守之耳向莽深惟殷周取守之術

崇道德務仁義履信實去華僞施惠天下十有八年思足以感百姓義足以結英雄人懷其德豪傑並用如此宗廟社稷宜未滅也光武雖復賢才大業詎可冀哉莽即位之後自謂得天人之助以爲功廣三王德茂唐虞乃自驕矜奮其威詐班宣符讖震暴殘酷窮凶極惡人怨神怒冬雷電以驚其耳目夏地動以惕其心腹而莽猶不知覺悟方復重行不順時之令竟連伍之刑佞媚者親幸忠諫者誅夷由是天下忿憤內外俱發四海分

崩城池不守身死於匹夫之手爲天下笑豈不異哉其所由然者非取之過而守之非道也莽既屠肌六合雲擾劉聖公已立而不辨益子承之而覆敗公孫述又稱帝於蜀漢如此數子固非所謂應天順人者徒爲光武之驅除者耳夫天下者蓋亦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下也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由此言之主非常人也有德則天下歸之無德則天下叛之故古之明王其勞心遠慮常如

臨川無津涯於是法天地象四時隆恩德敬大臣近忠直遠佞人仁孝著乎宮牆弘化洽乎兆庶爲平直如砥矢信義感人神雖有椒房外戚之寵不受其委曲之言雖有近習愛幸之豎不聽其姑息之辭四門穆穆闢而不闔待諫者而無忌恒戰戰慄慄不忘戒懼所以欲永終天祿恐爲將來賢聖之驅除也且臣聞之懼危者常安者也憂亡者恒存者也使夫有國之君能安不忘危則本支百世長保榮祚名位與天地無窮亦何慮乎爲

來者之驅除哉傳有之曰狂夫之言明主察焉其二曰
士之立業行非一槩吳起貪官母死不歸殺妻求將不
孝之甚然在魏使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
謀曾參閔騫誠孝子也不能宿夕離其親豈肯出身致
死涉危險之地哉今大晉應期運之所授齊聖美於有
虞而吳人不臣稱帝私附此亦國之羞也陛下誠欲致
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使奮威淮浦震服蠻荆者故宜
疇咨博采廣開貢士之路薦巖穴舉賢才徵命考試匪

俊莫用今臺閣選舉徒塞耳目九品訪人唯問中正故據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孫則當塗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則簞門蓬戶之俊安得不有陸沉者哉其三曰昔田子方養老馬而窮士知所歸况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乎昔明王聖主無不養老老人衆多未必皆賢不可悉養故父事三老所以明孝宗事五更所以明敬孟子曰吾老以及人之老吾幼以及人之幼今天下雖定而華山之陽無放馬之羣桃林之下未

有休息之牛固以吳人尚未臣服故也夫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天下元元瞻望新政願陛下思子方之仁念犬馬之勞思帷蓋之報發仁惠之詔廣開養老之制其四曰法令賞罰莫大乎信古人有言人而無信不知其可況有養人以惠使人以義而可以不信行之哉臣前爲西郡太守被州所下已未詔書羌胡道遠其但募取樂行不樂勿彊臣被詔書輒宣恩廣募示以賞信所得人名即條言征西其晉人自可差簡丁彊如法調取

至於羌胡非恩意告諭則無欲度金城河西者也自往每興軍渡河未曾有變故刺史郭綏勸帥有方深加獎厲要許重報是以所募感恩利賞遂立績效功在第一今州郡督將並已受封羌胡健兒或王或侯不蒙論叙也晉文猶不貪原而失信齊桓不惜地而背盟況聖主乎其五曰昔周漢之興樹親建德周因五等之爵漢有河山之誓及其衰也神器奪於重臣國祚移於他人故滅周者秦非姬姓也代漢者魏非劉氏也於今國家大

計使異姓無裂土專封之邑同姓並據有連城之地縱復令諸王後世子孫還自相并蓋亦楚人失繁弱於雲夢尚未爲亡其弓也其於神器不移他族則始祖不遷之廟萬年億兆不改其名矣大晉諸王二十餘人而公侯伯子男五百餘國欲言其國皆小乎則漢祖之起俱無尺土之地况有國者哉將謂大晉世世賢聖而諸侯之胤常不肖邪則放勛欽明而有丹朱瞽叟頑凶而有虞舜天下有事無不由兵而無故多樹兵本廣開亂原

臣故曰五等不便也臣以爲可如前表諸王宜大其國增益其兵悉遣守藩使形勢足以相接則陛下可高枕而臥耳臣以爲諸侯伯子男名號皆宜改易之使封爵之制祿奉禮秩並同天下諸侯之例臣聞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也與死人同病者未嘗生也與亡國同法者未嘗存也況夫巍巍大晉方將登太山禪梁父刻石書勳垂示無窮宜遠鑒往代興廢深爲嚴防使著事奮筆必有紀焉昔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此臣所以私懷慷慨

愾自忘輕賤者也灼書奏帝覽而異焉擢爲明威將軍
魏興太守卒于官

閻纘

閻纘字續伯巴西安漢人也祖圃爲張魯功曹勸魯降
魏封平樂鄉侯父璞嗣爵仕吳至牂牁太守纘僑居河
南新安少游英豪多所交結博覽墳典該通物理父卒
繼母不慈纘恭事彌謹而母疾之愈甚乃誣纘盜父時
金寶訟于有司遂被清議十餘年纘無怨色孝謹不怠

母後意解更移中正乃得復品爲太傅楊駿舍人轉安
復令駿之誅也纘棄官歸要駿故主薄潘岳掾崔基等
共葬之基岳畏罪推纘爲主墓成當葬駿從弟模告武
陵王澹將表殺造意者衆咸懼填冢而逃纘獨以家財
成墓葬駿而去國子祭酒鄒湛以纘才堪佐著薦於祕
書監華嶠嶠曰此職閑廩重貴勢多爭之不暇求其才
遂不能用河間王顥引爲西戎校尉司馬有功封平樂
鄉侯愍懷太子之廢也纘輿棺詣闕上書理太子之冤

曰伏見赦文及榜下前太子適手疏以爲驚愕自古以來臣子悖逆未有如此之甚也幸賴天慈全其首領臣伏念適生於聖父而至此者由於長養深宮沉淪富貴受饒先帝父母驕之每見選師傅下至羣吏率取膏梁擊鐘鼎食之家希有寒門儒素如衛綰周文石奮疏廣洗馬舍人亦無汲黯鄭莊之比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道臣案古典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以此明先王欲令知先賤然後乃貴自頃東宮亦微太盛所以致敗也

非但東宮歷觀諸王師友文學皆豪族力能得者率非
襲遂王陽能以道訓友無亮直三益之節官以文學爲
名實不讀書但共鮮衣好馬縱酒高會嬉遊博奕豈有
切磋能相長益臣常恐公族遲陵以此歎息今適可以
爲戒恐其被斥棄逐遠郊始當悔過無所復及昔戾太
子無狀稱兵距命而壺闢三老上書有田千秋之言猶
曰子弄父兵罪應笞耳漢武感悟之築思子之臺今適
無狀言語悖逆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爲輕於戾太子

尚可禁持重選保傅如司空張華道德深遠乃心忠誠
以爲之師光祿大夫劉寔寒苦自立終始不衰年同呂
望經籍不廢以爲之保尚書僕射裴頠明允恭肅體道
居正以爲之友置游談文學皆選寒門孤宦以學行自
立者及取服勤更事涉履艱難事君事親名行素聞者
使與共處使嚴御史監護其家絕貴戚子弟輕薄賓客
如此左右前後莫非正人師傅文學可令十日一講使
共論議於前勅使但道古今孝子慈親忠臣事君及思

愆改過之義皆聞善道庶幾可全昔太甲有罪放之三年思庸克復爲殷明王又魏文帝懼於見廢夙夜自祇竟能自全及至明帝因母得罪廢爲平原侯爲置家臣庶子師友文學皆取正人共相匡矯兢慎罰事父以孝父沒事母以謹聞于天下于今稱之漢高皇帝數置酒於庭欲廢太子後四皓爲師子房爲傅竟復成就前事不忘後事之戒孟軻有云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多善功李斯云慈母多敗子嚴家無格虜由

陛下驕適使至於此庶其受罪以來足自思改方今天
下多虞四夷未寧將伺國隙儲副大事不宜空虛宜爲
大計小復停留先加嚴誨依平原侯故事若不悛改棄
之未晚也臣素寒門無力仕宦不經東宮情不私適念
昔楚國處女諫其王曰有龍無尾言年四十未有太子
臣嘗備近職雖未得自結天日情同閭寺惶惶之誠皆
爲國計臣老母見臣爲表乃爲臣卜卦云書御即死妻
子守臣涕泣見止臣獨以爲頻見拔擢嘗爲近職此恩

難忘何以報德唯當陳誠以死獻忠輒具棺絮伏須刑
誅書御不省及張華遇害賈謐被誅朝野震悚纘獨撫
華尸慟哭曰早語君遜位而不肯今果不免命也夫過
叱賈謐尸曰小兒亂國之由誅其晚矣皇太孫立纘復
上疏曰臣前上書訟太子之枉不見省覽昔壺關三老
陳衛太子之寃而漢武築思子之臺高廟令田千秋上
書不敢正言託以鬼神之教而孝武大感月中三遷位
至丞相乘車入殿號曰車氏恨臣精誠微薄不能有感

竟使太子流離沒命許昌向令陛下卽納臣言不致此
禍天贊聖意三公獻謀庶人賜死罪人斯得太子以明
臣恨其晚無所復及詔書慈悼迎喪反葬復其禮秩誠
副衆望不意呂霍之變復生於今日伏見詔書建立太
孫斯誠陛下上順先典以安社稷中慰慈悼寃魂之痛
下令萬國心有所繫追惟庶人所爲無狀幾傾宗廟賴
相國太宰至忠憤發潛謀俱斷奉贊聖意以成神武雖
周誅二叔漢掃諸呂未足以喻臣願陛下因此大更釐

改以爲永制禮置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爲置官屬
皆如朋友不爲純臣既使上厭至望以崇孝道又令不
相嚴憚易相規正昔漢武旣信奸讒危害太子復用望
氣之言欲盡誅詔獄中囚邴吉以皇孫在焉閉門距命
後遂擁護皇孫督罰乳母卒至成人立爲孝宣皇帝苟
志於忠無往不可歷觀古人雖不避死亦由世教寬以
成節吉雖距詔書事在於忠故宥而不責自晉興已來
用法太嚴遲速之間輒加誅斬一身伏法猶可彊爲今

世之誅動輒滅門昔呂后臨朝肆意無道周昌相趙三
召其王而昌不遣先徵昌入乃後召王此由漢制本寬
得使爲快假令如今呂后必謂昌已反夷其三族則誰
敢復爲殺身成義者哉此法宜改可使經遠又漢初廢
趙王張敖其臣貫高謀弑高祖高祖不誅以明臣道田
叔孟舒十人爲奴髡鉗隨王隱親侍養故令平安向使
晉法得容爲義東宮之臣得如周昌固護太子得如邴
吉距詔不坐伏死諫爭則聖意必變太子以安如田叔

孟舒侍從不罪者則隱親左右姦凶毒藥無緣得設太子不夭也臣每責東宮臣故無侍從者後聞頗有於道路望車拜辭而有司收付洛陽獄奏科其罪然臣故莫從良有以也又本置三率盛其兵馬所以宿衛防虞而使者卒至莫有警嚴覆請審者此由恐畏滅族今皇孫冲幼去事多故若有不虞彊臣專制姦邪矯詐雖有相國保訓東宮擁佑之恩同於邴吉適可使玉體安全宜開來防可著于令自今已後諸有廢興倉卒羣臣皆得

輒嚴須錄詣殿前面受口詔然後爲信得同周昌不遣
王節下聽臣子隱親得如田叔孟舒不加罪責則永固
儲副以安後嗣之遠慮也來事難知往事可改臣前每
見詹事裴權用心懇惻舍人秦戢數上疏啓諫而爰情
贈以九列權有忠意獨不蒙賞謂宜依情爲比以寵其
魂推尋表疏如秦戢輩及司隸所奏諸敢拜辭於道路
者明詔稱揚使微異於衆以勸爲善以獎將來也纘又
陳今相國雖已保傅東宮保其安危至於旦夕訓誨輔

道出入動靜劬勞宜選寒苦之士忠貞清正老而不衰如城門校尉梁柳白衣南安朱沖比者以爲師傅其侍臣以下文武將吏且勿復取盛戚豪門子弟若吳太妃家室及賈郭之黨如此之輩生而富溢無念修己率多輕薄浮華相驅放縱皆非所補益於吾少主者也皆可擇寒門駕行學問素士更履險易節義足稱者以備羣臣可輕其禮儀使與古同以相切磋爲益昔魏文帝之在東宮徐幹劉楨爲友文學相接之道竝如氣類吳太

子登顧譚爲友諸葛恪爲賓臥同牀帳行則參乘交如
布衣相呼以字此則近代之明比也天子之子不患不
富貴不患人不敬畏患於驕盈不聞其過不知稼穡之
艱難耳至於甚者乃不知名六畜可不勉哉昔周公親
撻伯禽曹參笞甯二百聖考慈父皆不傷恩今不忍小
相維持令至闕失頓相罪責不亦誤哉在禮太子朝夕
視膳昏定晨省跪問安否於情得盡五日一朝於敬旣
簡於恩亦疎易致構間故曰一朝不朝其間容刀五日

之制起漢高祖身爲天子父猶庶人萬幾事多故闕私
敬耳今主上臨朝太子無事專主孝養宜改此俗文王
世子篇曰王季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安有逸豫五
日一覲哉纘又陳令迎太子神柩孤魂獨行太孫幼冲
不可涉道謂可遣妃奉迎遠路令其父行隨行衛護皇
太子初見誣陷臣家門無祐三世假親具嘗辛苦以家
觀國固知太子有變臣故求副監國欲依邴吉故事距
違來使供養擁護身親飲食醫藥冀足救危主者以臣

名資輕淺不肯見與世人見笑謂爲此職進退難居有
必死憂臣獨以爲苟全儲君賈氏所誅甘心所願今監
國御史直副皆當三族侍衛無狀實自宜然臣謂其小
人不足具責故孔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
可奪是以聖王慎選故河南尹向雄昔能犯難葬故將
鍾會文帝嘉之始拔顯用至於先帝以爲右率如間之
事若得向雄之比則豈可觸哉此二使者但爲愚怯亦
非與謀但可誅身自全三族如郭攸郭斌則於刑爲當

又東宮亦宜妙選忠直亮正如向雄比陛下千秋萬歲之後太孫幼冲選置兵衛宜得柱石之士如周昌者世俗淺薄士無廉節賈謐小兒恃寵恣睢而淺中弱植之徒更相翕習故世號魯公二十四友又謐前見臣表理太子曰閻兒作此爲健然觀其意欲與諸司馬家同皆爲臣寒心伏見詔書稱明滿奮樂廣侍郎賈脩與謐親理而亦疏遠往免父喪之後停家五年雖爲小屈有識貴之潘岳繆徽等皆謐父黨共相沉浮人士羞之聞其

晏然莫不爲恠今詔書眾揚其罪並皆遣出百姓咸云
清當臣獨謂非但岳徽二十四人宜皆齊黜以肅風教
朝廷善其忠烈擢爲漢中太守趙王倫死既葬纘以車
輶其家時張華兄子景後徙漢中纘又表宜還纘不護
細行而慷慨好大節卒於官時年五十九纘五子皆開
朗有才力長子亨爲遼西太守屬王浚自用其人亨不
得之官依青州刺史苟晞刑政苛虐亨數切諫爲晞所
害

史臣曰愍懷之廢也天下稱其竟然皆懼亂政之慘夷
憚淫嬖之凶忍遂使謀臣懷忠而結舌義士蓄憤而吞
聲閭續伯官既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輕生重義視
死如歸伏奏而待嚴誅輿棺以趨鼎鑊察言觀行豈非
忠直壯乎顧視晉朝公卿曾不得與其徒隸齒也茂伯
篤終哭王經以全節休然追遠理鄧艾以成名故得義
感明時仁流枯骨雖朱勃追論新息樂布奏事彭王弗
之尚也

贊曰感義收會駕終理艾道旣相伴名亦俱泰續伯區
區輿櫬陳暮偏茲淫嬖弗遂良圖啜其泣矣何嗟及乎

晉書卷四十八

晉書卷四十八考證

段灼傳唯金城太守楊欣所領兵以逼江由之勢得封者三十人○由綱目作油

魏文帝率萬乘之衆受禪於靡陂○臣宗楷按綱目漢

後主建興十一年春正月青龍見魏摩陂井中水經注摩陂在郊縣縱廣可十五里此靡字當係摩字之訛

晉書卷四十八考證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晉書卷四千七十八

晉書卷四十九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十九

阮籍

兄子咸
族弟放

咸子瞻
放弟裕

瞻弟孚
從子脩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掾知名於世
籍容貌瓊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
形於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

博覽羣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嘆服之以爲勝已由是咸共稱異籍嘗隨叔父至東郡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開一言自以不能測太尉蔣濟聞其有雋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曰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英豪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爲掾屬辟書始下而下走爲首昔子夏在於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處於秦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

韋帶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爲道存
也今籍無鄒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見採擇無以稱當方
將耕於東臯之陽輸黍稷之餘稅負薪疲病足力不彊
補吏之召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初濟恐籍不
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親共
喻之乃就吏後謝病歸復爲尚書卽少時又以病免及
曹爽輔政召爲參軍籍因以疾辭屏於田里歲餘而爽
誅時人服其遠識宣帝爲太傅命籍爲從事中卽及帝

崩復爲景帝大司馬從事中郎高貴鄉公即位封關內侯徙散騎常侍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文帝初欲爲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及文帝輔政籍嘗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曾游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卽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障使内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帝引爲大將軍從事中

卽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
者恆其失言帝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爲可乎籍曰
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
若衆乃悅服籍聞步兵厨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
求爲步兵校尉遺落世事雖去佐職恒游府內朝宴必
與焉會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爲其辭籍沉醉忘
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按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
按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爲時所重籍雖不拘禮

毅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
墓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
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肫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
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致滅性裴楷
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嗟畢便去或問楷
凡弔者主哭客乃爲禮籍旣不哭君何爲哭楷曰阮籍
旣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
時人歎爲兩得籍又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

對之及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讐而帝每保護之籍嫂嘗歸寧籍相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設邪隣家少婦有美色當壚沽酒籍嘗詣飲醉便臥其側籍旣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其外坦蕩而內淳至皆此類也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

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歎於是賦豪傑詩景元四年冬卒時年五十四籍能屬文初不留思作詠懷詩八十餘篇爲世所重著達莊論敘無爲之貴文多不錄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畧終古及栖神道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其畧曰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

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羣
蟲之處禪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爲吉宅也行不
敢離縫際動不敢出禪福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丘火
流焦邑滅都羣蟲處於禪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
內何異夫蟲之處禪中乎此亦籍之胸懷本趣也子渾
字長成有父風少慕通達不飾小節籍謂曰仲容已豫
吾此流汝不得復爾太康中爲太子庶子

咸字仲容父熙武都太守咸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竹

林之游當世禮法者譏其所爲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綺粲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恠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歷仕散騎侍郎山濤舉咸典選曰阮咸貞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職必絕於時武帝以咸耽酒浮虛遂不用太原郭奕高爽有識量知名於時少所推先見咸心醉不覺歎焉而居母喪縱情越禮素辛姑之婢姑當歸於夫家初云留婢旣而

自從去時方有客咸聞之遽借客馬追婢旣及與婢累
騎而還論者甚非之咸妙解音律善彈琵琶雖處世不
交人事惟共親知弦歌酣宴而已與從子修特相善每
以得意爲歡諸阮皆飲酒咸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杯
觴斟酌以大盃盛酒圓坐相向大酌更飲時有羣豕來
飲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飲之羣從昆弟莫不以放
達爲行籍弗之許荀勗每與咸論音律自以爲遠不及
也疾之出補始平太守以壽終二子瞻孚

瞻字千里性清虛寡欲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遇理而辯辭不足而旨有餘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爲彈之神氣沖和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由是識者歎其恬淡不可榮辱矣舉止灼然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太尉王衍亦雅重之瞻常羣行冒熱渴甚逆旅有井衆人競趨之瞻

獨逡巡在後須飲者畢乃進其夷退無競如此東海王
越鎮許昌以瞻爲記室叅軍與王承謝鯢鄧攸俱在越
府越與瞻等書曰禮年八歲出就外傳明始可以加師
訓之則十年曰幼學明可漸先王之教也然學之所入
淺體之所安深是以閑習禮容不如式瞻儀度諷誦遺
言不若親承音旨小兒毗旣無令淑之質不聞道德之
風望諸君時以閑豫周旋誨接永嘉中爲太子舍人瞻
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每自謂此理足以辯正幽明

忽有一客通名諱瞻寒溫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辯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意色大惡後歲餘病卒於倉垣時年三十

孚字遙集其母卽胡婢也孚之初生其姑取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而以字焉初辟太傅府遷騎兵屬避亂渡江元帝以爲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

以王務嬰心時帝旣用申韓以救世而孚之徒未能棄
也雖然不以事任處之轉丞相從事中卽終日酣縱恒
爲有司所按帝每優容之琅邪王東爲車騎將軍鎮廣
陵高選綱佐以孚爲長史帝謂曰卿旣統軍府郊壘多
事宜節飲也孚答曰陛下不以臣不才委之以戎旅之
重臣偃俛從事不敢有言者竊以今王蒞鎮威風赫然
皇澤遐被賊寇斂迹氛祲旣澄日月自朗臣亦何可燭
火不息正應端拱嘆詠以樂當年耳遷黃門侍郎散騎

常侍嘗以金貂換酒復爲所司彈劾帝宥之轉太子中庶子左衛率領屯騎校尉明帝即位遷侍中從平王敦賜爵南安縣侯轉吏部尚書領東海王師稱疾不拜詔就家用之尚書令郗鑒以爲非禮帝曰就用之誠不快不爾便廢才及帝疾大漸溫嶠入受顧命過乎要與同行升車乃告之曰主上遂大漸江左危弱實資羣賢共康世務卿時望所歸今欲屈卿同受顧託孚不答固求下車嶠不許垂至臺門告嶠內迫求暫下便徒步還家

初祖約性好財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
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簏以著背後傾
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自蠟屐因自嘆曰未
知一生當着幾量屐神色甚閑暢於是勝負始分咸和
初拜丹陽尹時太后臨朝政出舅族孚謂所親曰今江
東雖累世而年數實淺主幼時艱運終百六而庾亮年
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將兆亂矣會廣州刺史劉顥卒
遂苦求出王導等以孚疎放非京尹才乃除都督交廣

寧三州軍事鎮南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
未至鎮卒年四十九尋而蘇峻作逆識者以爲知幾無
子從孫廣嗣

修字宣子好易老善清言嘗有論鬼神有無者皆以人
死者有鬼修獨以爲無曰今見鬼者云着生時衣服若
人死有鬼衣服有鬼邪論者服焉後遂伐社樹或止之
修曰若社而爲樹伐樹則社移樹而爲社伐樹則社亡
矣性簡任不修人事絕不喜見俗人遇便舍去意有所

思率爾褰裳不避晨夕至或無言但欣然相對常步行
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富貴而不肯
顧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與兄弟同志常自得於林阜
之間王衍當時談宗自以論易畧盡然有所未了研之
終莫悟每云不知比沒當見能通之者不行族子敦謂
衍曰阮宣子可與言衍曰吾亦聞之但未知其亹亹之
處定何如耳及與修談言寡而旨暢衍乃歎服焉梁國
張偉志趣不常自隱於屠鈞修愛其才美而知其不真

偉後爲黃門郎陳留內史果以世事受累修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斂錢爲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修所著述甚寡嘗作大鵬贊曰蒼蒼大鵬誕自北溟假精靈鱗神化以生如雲之翼如山之形海運水擊扶搖上征翕然層舉背負太清志存天地不屑雷霆鷺鳩仰笑尺鶲所輕超世高逝莫知其情王敦時爲鴻臚卿謂修曰卿常無食鴻臚丞差有祿能作不修曰亦復可爾耳遂爲之轉太傅行叅軍太子洗馬避亂

南行至西陽期思縣爲賊所害時年四十二

放字思度祖略齊郡太守父顥淮南內史放少與孚並知名中興除太學博士太子中舍人庶子時雖戎車屢駕而放侍太子常說老莊不及軍國明帝甚友愛之轉黃門侍郎遷吏部郎在銓管之任甚有稱績時成帝幼冲庾氏執政放求爲交州乃除監交州軍事揚威將軍交州刺史行達寧浦逢陶侃將高寶平梁碩自交州還放設饌請寶伏兵殺之寶衆擊放敗走保簡陽城得免

到州少時暴發渴見寶爲祟遂卒朝廷甚悼惜之年四十
四追贈廷尉放素知名而性清約不營產業爲吏部郎不免飢寒王導庾亮以其名士常供給衣食子晞之南頓太守

裕字思曠宏遠不及放而以德業知名弱冠辟太宰掾大將軍王敦命爲主簿甚被知遇裕以敦有不臣之心乃終日酣觴以酒廢職敦謂裕非當世實才徒有虛譽而已出爲溧陽令復以公事免官由是得違敦難論者

以此貴之咸和初除尚書郎時事故之後公私弛廢裕
遂去職還家居會稽剡縣司徒王導引爲從事中郎固
辭不就朝廷將欲徵之裕知不得已乃求爲王舒撫軍
長史舒薨除吏部郎不就即家拜臨海太守少時去職
司空郗鑒請爲長史詔徵祕書監皆以疾辭復除東陽
太守尋徵侍中不就還剡山有肥遁之志有以問王羲
之羲之曰此公近不驚寵辱雖古之沉冥何以過此又
云裕骨氣不及逸少簡秀不如真長韶潤不如仲祖思

致不如殷浩而兼有諸人之美成帝崩裕赴山陵事畢便還諸人相與追之裕亦審時流必當逐已而疾去至方山不相及劉惔歎曰我入東正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裕雖不博學論難甚精嘗問謝萬云未見四本論君試爲言之萬叙說旣畢裕以傳嘏爲長於是構辭數百言精義入微聞者皆嗟味之裕嘗以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爲先故終日靜默無所修綜而物自宗焉在剡曾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

不敢言後裕聞之乃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
車爲遂命焚之在東山久之復徵散騎常侍領國子祭
酒俄而復以爲金紫光祿大夫領琅邪王師經年敦逼
並無所就御史中丞周閔奏裕及謝安違詔累載並應
有罪禁錮終身詔書貫之或問裕曰子屢辭徵聘而宰
二郡何邪裕曰雖屢辭王命非敢爲高也吾少無宦情
兼拙於人間既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資故曲躬二郡
豈以騁能私計故耳年六十二卒三子脩寧普脩早卒

寧都陽太守普驃騎諮議叅軍僕子歆之中領軍寧子
腆祕書監腆弟萬齡及歆之子彌之元熙中並列顯位

嵇康

嵇康字叔夜譙國銓人也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
怨徙焉銓有嵇山家于其側因而命氏兄喜有當世才
歷太僕宗正康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羣身長七尺八寸
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爲龍章鳳
姿天質自然恬靜寡慾含垢匿瑕寬簡有大量學不師

受博覽無不該通長好老莊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於懷以爲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於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著養生論又以爲君子無私其論曰夫稱君子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於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繫於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自任自然情不繫於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

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爲主以通物爲美言小人則以匿情爲非以違道爲闕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惡虛心無措君子之篤行也是以大道言及吾無身吾又何患無以生爲貴者是賢於貴生也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有措矣故曰君子行道忘其爲身斯言是矣君子之行賢也不察於有度而後行也任心無邪不議於善而後正也顯情無措不論於是而後爲也是故傲然忘賢而賢與度會忽然任心

而心與善遇儻然無措而事與是俱也其畧如此蓋其
胸懷所寄以高契難期每思郢質所與神交者惟陳留
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
咸琅邪王戎遂爲竹林之游世所謂竹林七賢也戎自
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康嘗採藥
游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時有樵蘇者遇之咸謂神
至汲郡山中見孫登康遂從之游登沉默自守無所言
說康臨去登曰君性烈而才雋其能免乎康又遇王烈

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餘半與康皆凝而爲石又於石室中見一卷素書遽呼康往取輒不復見烈乃歎曰叔夜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其神心所感每遇幽逸如此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絕曰聞足下欲以吾自代雖事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也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故爲足下陳其可不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

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爲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
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
故知堯舜之居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
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
行殊塗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
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
之節意氣所先亦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
慨然慕之想其爲人加少孤露母兄驕恣不涉經學又

讀老莊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逸之情轉篤
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
物無傷惟飲酒過差耳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仇
讐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以不如嗣宗之資而有慢
弛之闕又不識物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
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聞道
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
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

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逼伯
成子高全其長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
葛孔明不迫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彊幼安以卿相此
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自卜已審若道盡塗殫則
已耳足下無事寃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
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疾顧
此恨恨如何可言今但欲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與親
舊敘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意畢矣豈

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爲
懽益一旦迫之必發狂疾自非重讐不至此也旣以解
足下并以爲別此書旣行知其不可羈屈也性絕巧而
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圜之每夏月居其下
以鍛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
而善之後安爲兄所枉訴以事繫獄辭相證引遂復收
康康性慎言行一旦縲絏乃作幽憤詩曰嗟余薄祜少
遭不造哀歎靡識越在襁褓母兄鞠育有慈無威恃愛

肆好不訓不師爰及冠帶憑寵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
尚託好莊老賤物貴身志在守樸養素全真曰予不敏
好善閭人子玉之敗屢增惟塵大人含弘藏垢懷恥人
之多辟政不由已惟此褊心顯明臧否感悟思愆恒若
創痛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慙柳
惠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恧良朋仰慕嚴鄭樂道閑居
與世無營神氣晏如咨予不淑嬰累多虞匪降自天寔
由頑疎理弊患結卒致囹圄對答鄙訊繫此幽阻實恥

訟冤時不我與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潔身滄浪曷云能
補雍雍鳴鴈厲翼北游順時而動得意忘憂嗟我憤歎
曾莫能疇事與願違遘茲淹留窮達有命亦又何求古
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萬石周慎安親
保榮世務紛紜祇攬余情安樂必誠乃終利貞煌煌靈
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爲有志不就憲難思復心焉內疚
庶勗將來無馨無臭採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
神養壽初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贍

給潁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辯故往造焉康不爲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及是言於文帝曰嵇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爲慮耳因譖康欲助母丘儉賴山濤不聽昔齊戮華士魯誅少正卯誠以害時亂教故聖賢去之康安等言論放蕩非毀典謨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釁除之以淳風俗帝旣昵聽信會遂并害之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

人請以爲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斬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海內之士莫不痛之帝尋悟而恨焉初康嘗游乎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入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辯因索琴彈之而爲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康善談理又能屬文其高情遠趣率然玄遠撰上古以來高士爲之傳贊欲友其人於千載也又作太師箴亦足以

明帝王之道焉復作聲無哀樂論甚有條理子紹別有傳

向秀

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也清悟有遠識少爲山濤所知雅好老莊之學莊周著内外數十篇歷世方士雖有觀者莫適論其旨統也秀乃爲之隱解發明竒趣振起玄風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廣之儒墨之迹見鄙道家之言遂盛焉始秀欲

注嵇康曰此書詎復須注正是妨人作樂耳及成示康
曰殊復勝不又與康論養生辭難往復蓋欲發康高致
也康善鍛秀爲之佐相對欣然傍若無人又共呂安灌
園於山陽康既被誅秀應本郡計入洛文帝問曰聞有
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爲巢許狷介之士未達堯
心豈足多慕帝甚悅秀乃自此役作思舊賦云余與嵇
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嵇意遠而疎呂
心曠而放其後並以事見法嵇博綜伎藝於絲竹特妙

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逝將西邁經其舊廬
于時日薄虞泉寒冰淒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
想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曰將命適於遠京
兮遂旋反以北徂濟黃河以汎舟兮經山陽之舊居瞻
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迹兮歷窮
巷之空廬歎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於殷墟追昔以懷
今兮心徘徊以躊躇棟宇在而弗毀兮形神逝其焉如
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黃犬而長吟悼嵇生之永辭兮顧

日影而彈琴託運遇於領會兮寄餘命於寸陰聽鳴笛
之慷慨兮妙聲絕而復尋佇駕言其將邁兮故援翰以
寫心後爲散騎侍郎轉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在朝不任
職容迹而已卒於位二子絕悌

劉伶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身長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
常以細字宇宙萬物爲心澹默少言不妄交游與阮籍
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初不以家產有無介意

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嘗渴甚求酒於其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仍引酒御肉隗然復醉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伶雖陶兀昏放而機應不差未嘗厝意文翰惟著

酒德頌一篇其辭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
爲須臾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
幙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
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捐紳處士聞吾風聲議
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
生於是方捧冕承槽銜盃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
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恍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
之聲熟視不睹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

情俯觀萬物擾擾焉若江海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
蝶蠃之與螟蛉嘗爲建威叅軍泰始初對策盛言無爲
之化時輩皆以高第得調伶獨以無用罷竟以壽終

謝鯢

謝鯢字幼輿陳國陽夏人也祖纘典農中郎將父衡以
儒素顯仕至國子祭酒鯢少知名通簡有高識不修威
儀好老易能歌善鼓琴王衍嵇紹竝奇之永興中長沙
王乂入輔政時有疾鯢者言其將出奔乂欲鞭之鯢解

衣就罰曾無忤容旣舍之又無喜色太傅東海王越聞其名辟爲掾任達不拘尋坐家僮取官橐除名于時名士王玄阮修之徒竝以鯢初登宰府便至黜辱爲之歎恨鯢聞之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莫不服其遠暢而恬於榮辱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鯢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爲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鯢聞之慨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越尋更辟之轉參軍事鯢以時方多故乃謝病去職避地于豫章嘗行經空亭中夜宿此

亭舊每殺人將曉有黃衣人呼鯢字令開戶鯢憺然無
懼色便於窓中度手牽之胛斷視之鹿也尋血獲焉爾
後此亭無復妖怪左將軍王敦引爲長史以討杜弢功
封咸亭侯母憂去職服闋遷敦大將軍長史時王澄在
敦坐見鯢談話無勸惟歎謝長史可與言都不盼敦其
爲人所慕如此鯢不徇功名無砥礪行居身於可否之
間雖自處若穢而動不累高敦有不臣之迹顯於朝野
鯢知不可以道匡弼乃優游寄遇不屑政事從容諷議

平歲而已每與畢卓王尼阮放羊曼桓彝阮孚等縱酒
敦以其名高雅相賓禮嘗使至都明帝在東宮見之甚
相親重問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何如答曰端委廟
堂使百僚準則鯢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溫嶠嘗
謂鯢子尚曰尊大君豈惟識量淹遠至於神鑒沉深雖
諸葛瑾之喻孫權不過也及敦將爲逆謂鯢曰劉隗奸
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匡主濟時何如對曰隗
誠始禍然城狐社鼠也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理出鯢

爲豫章太守又留不遣藉其才望逼與俱下敦至石頭
歎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鯤曰何爲其然但使自今
以往日忘日去耳初敦謂鯤曰吾當以周伯仁爲尚書
令戴若思爲僕射及至都復曰近來人情何如鯤對曰
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實未達高義周
顓戴若思南北人士之望明公舉而用之羣情帖然矣
是日敦遣兵收周戴而鯤弗知敦怒曰君麌疎邪二子
不相當吾已收之矣鯤與顓素相親重聞之愕然若喪

諸已參軍王嶠以敦誅頴諫之甚切敦大怒命斬嶠時
人士畏懼莫敢言者鯤曰明公舉大事不戮一人嶠以
獻替忤旨便以釁鼓不亦過乎敦乃止敦既誅害忠賢
而稱疾不朝將還武昌鯤喻敦曰公大存社稷建不世
之勳然天下之心實有未達若能朝天子使君臣釋然
萬物之心於是乃服杖衆望以順羣情盡沖退以奉主
上如是則勲侔一匡名垂千載矣敦曰君能保無變乎
對曰鯤近日入觀主上側席遲得見公宮省穆然必無

虞矣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於時竟不朝而去是時朝望被害皆爲其憂而鯤推理安常時進正言敦既不能用內亦不悅軍還使之郡蒞政清肅百姓愛之尋卒官時年四十三敦死後追贈太常謚曰康子尚嗣別有傳

胡母輔之

胡母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也高祖班漢執金吾父原練習兵馬山濤稱其才堪邊任舉爲太尉長史終河

南令輔之少擅高名有知人之鑒性嗜酒任縱不拘小節與王澄王敦庾敳俱爲太尉王衍所昵號曰四友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誠爲後進領袖也辟別駕太尉掾並不就以家貧求試守繁昌令始節酒自厲甚有能名遷尚書郎豫討齊王冏賜爵陰平男累轉司徒左長史復求外出爲建武將軍樂安太守與郡人光逸晝夜酣飲不視郡事成都王穎爲太弟召爲中庶子遂與謝鯢王澄阮修王尼畢卓俱爲放

達嘗過河南門下飲河南驄王子博箕坐其傍輔之叱
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惟不乏吾事則已安復爲人使
輔之因就與語歎曰吾不及也薦之河南尹樂廣廣召
見甚悅之擢爲功曹其甄拔人物若此東海王越聞輔
之名引爲從事中郎復補振威將軍陳留太守王彌經
其郡輔之不能討坐免官尋除寧遠將軍揚州刺史不
之職越復以爲右司馬本州大中正越薨避亂渡江元
帝以爲安東將軍諮議祭酒遷揚武將軍湘州刺史假

節到州未幾卒時年四十九子謙之

謙之字子光才學不及父而傲縱過之至酣醉常呼其
父字輔之亦不以介意談者以爲狂輔之正酣飲謙之
聞而厲聲曰彥國年老不得爲爾將令我尻背東壁輔
之歡笑呼入與共飲其所爲如此年未三十卒

畢卓

畢卓字茂世新蔡鮑陽人也父諶中書郎卓少希放達
爲胡母輔之所知太興末爲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

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明日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致醉而去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及過江爲溫嶠平南長史卒官

王尼

王尼字孝孫城陽人也或云河內人本兵家子寓居洛陽卓犖不羈初爲護軍府軍士胡母輔之與琅邪王澄

北地傅暢中山劉輿潁川荀邃河東裴遐迭屬河南功
曹甄述及洛陽令曹據請解之據等以制旨所及不敢
輔之等齎羊酒詣護軍門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數曰
諸名士持羊酒來將有以也尼時以給府養馬輔之等
入遂坐馬廄下與尼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
護軍大驚即與尼長假因免爲兵東羸公騰辟爲車騎
府舍人不就時尚書何綏奢侈過度尼謂人曰綏居亂
世矜豪乃爾將死不久人曰伯蔚聞言必相危害尼曰

伯蔚比聞我語已死矣未幾綏果爲東海王越所殺初入洛尼詣越不拜越聞其故尼曰公無宰相之能是以不拜因數之言甚切又云公負尼物越大驚曰寧有是也尼曰昔楚人亡布謂令尹盜之今尼屋舍資財悉爲公軍人所畧尼今飢凍是亦明公之負也越大笑即賜絹五十疋諸貴人聞競往餉之洛陽陷避亂江夏時王澄爲荊州刺史遇之甚厚尼早喪婦有一子無居宅惟畜露車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歎

曰滄海橫流處不安也俄而澄卒荆土饑荒尼不得食乃殺牛壞車煮肉噉之既盡父子俱餓死

羊曼

羊曼字祖延太傅祜兄孫也父暨陽平太守曼少知名本州禮命太傅辟皆不就避難渡江元帝以爲鎮東叅軍轉丞相主簿委以機密歷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晉陵太守以公事免曼任達頹縱好飲酒溫嶠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並爲中興名士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爲

宏伯高平郗鑒爲方伯泰山胡母輔之爲達伯濟陰下
臺爲裁伯陳留蔡謨爲朗伯阮孚爲誕伯高平劉綏爲
委伯而曼爲黯伯凡八人號兗州八伯蓋擬古之八儔
也王敦旣與朝廷乖貳羈錄朝士曼爲右長史曼知敦
不臣終日酣醉諷議而已敦以其士望厚加禮遇不委
以事故得不涉其難敦敗代阮孚爲丹陽尹時朝士過
江初拜官相飾供饌曼拜丹陽客來早者得佳設日晏
則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而不問貴賤有羊固拜臨

海太守竟日皆美雖晚至者猶獲盛饌論者以固之豐
腴乃不如曼之真率蘇峻作亂加前將軍率文武守雲
龍門王師不振或勸曼避峻曼曰朝廷破敗吾安所求
生勒馬不動爲峻所害年五十五峻平追贈太常子貴
嗣少知名尚明帝女南郡悼公主除祕書郎早卒弟聃
聃字彭祖少不經學時論皆鄙其凡庸先是兗州有八
伯之號其後更有四伯大鴻臚陳留江泉以能食爲穀
伯豫章太守史疇以大肥爲笨伯散騎郎高平張嶷以

狡妄爲猾伯而聃以狼戾爲瑣伯蓋擬古之凶聃初
辟元帝丞相府累遷廬陵太守剛克巖暴恃國戚縱恣
尤甚睚眦之嫌輒加刑殺疑郡人簡良等爲賊殺二百
餘人誅及嬰孩所髡鏁復百餘庚亮執之歸于京都有
司奏聃罪當死以景獻皇后是其祖姑應八議成帝詔
曰此事古今所無何八議之有猶未忍肆之市朝其賜
命獄所兄子賁尚公主自表求解婚詔曰罪不相及古
今之令典也聃雖極法於賁何有其特不聽離婚琅邪

太妃山氏聃之甥也入殿叩頭請命王導又啓聃罪不容恕宜極重法山太妃憂戚成疾陛下罔極之恩宜蒙生全之宥於是詔下曰太妃惟此一舅發言摧咽乃至吐血情慮深重朕往丁荼毒受太妃撫育之恩同於慈親若不堪難忍之痛以致頓弊朕亦何顏以寄今便原聃生命以慰太妃渭陽之思於是除名頃之遇疾恒見簡良等爲崇旬日而死

光逸

尤逸字孟祖樂安人也初爲博昌小吏縣令使逸送客
冒寒舉體凍濕還遇令不在逸解衣炙之入令被中臥
令還大怒將加嚴罰逸曰家貧衣單沾濕無可代若不
暫溫勢必凍死奈何惜一被而殺一人乎君子仁愛必
不爾也故寢而不疑令竒而釋之後爲門亭長迎新令
至京師胡母輔之與荀邃共詣令家望見逸謂邃曰彼
似奇才便呼上車與談良久果俊器令恠客不入吏白
與光逸語令大怒除逸名斥遣之後舉孝廉爲州從事

棄官投輔之輔之時爲太傅越從事中郎薦逸於越越以門寒而不召越後因閑宴責輔之無所舉薦輔之曰前舉光逸公以非世家不召非不舉也越即辟焉書到郡縣皆以爲誤審知是逸乃備禮遣之尋以世難避亂渡江復依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鯢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呌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

捨晝夜時人謂之八達元帝以逸補軍諮祭酒中興建爲給事中卒官

史臣曰夫學非常道則物靡不通り有忘言則在情斯
遣其進也撫俗同塵不餐名利其退也居和履順以保
天真若乃一其本源體無爲之用分其華葉開寓言之
道是以伯陽垂範鳴謙置式欲崇諸已先下於人猶大
樂無聲而踰鸞斯應者也莊生放達其旨而馳辯無窮
棄彼榮華則俯輕爵位懷其道術則顧蔑王公舐痔兼

車鳴鳶吞腐以茲自口於焉翫物殊異虛舟有同攘臂
嵇阮竹林之會劉畢芳樽之友馳騁莊門排登李室若
夫儀天布憲百官從軌經禮之外棄而不存是以帝堯
縱許由於埃塈之表光武舍子陵於澇澆之瀨松蘿低
舉用以優賢巖水澄華茲焉賜隱臣行厥志主有嘉名
至於嵇康遺巨源之書阮氏創先生之傳軍諮散髮吏
部盜樽豈以世疾名流茲焉自垢臨鍛竈而不迴登廣
武而長歎則嵇琴絕響阮氣徒存通其旁徑必彤風俗

召以效官居然尸素軌躅之外或有可觀者焉咸能符
契情靈各敦終始愴神交於晚笛或相思而動駕史臣
是以拾其遺事附于篇云

贊曰老篇爰植孔教提衡各存其趣道貴無名相彼非
禮遵乎達生秋水揚波春雲歛映旨酒厥德憑虛其性
不翫斯風誰虧王政

晉書卷四十九

謹案卷四十八第十六頁前七行臺孝威刊本威

訛感據毛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錄舉人臣韓騰